

【陽明後學文獻叢書】

董平 編校整理

鄒守益集

(下)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



陽明後學文獻叢書

董平 編校整理

鄒守益集

(下)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鄒守益集 卷一五

答問類一（原《文集》卷七）

貢院聚講語

少湖使君集諸同志，率諸生聚貢院，以講希聖之功。東廓子曰：

茲會也，其吾邦風草之機乎！學之不講久矣！後世講來講去，往往自習染之後言之，環視病症，與正學許多妨礙，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，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。邇來習聞良知之說矣，復以意見測度，自謂與聖人同體，故遂以任意爲率性，而不察許多病症見與堯舜不同。斯二者，其害道均也。孟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，正是直指本體，使學者安身立命，自成自道，更無寬解躲避去處，中間種種過惡，皆是自欺自畫，原不是性中帶來。其在醫家，真所謂頂門一針矣！夫目之分皂白，心之別是非，其精明一也。離婁之明，非有加於目也，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。堯舜者，性中之離婁也，萬古此天地，則萬古此目；萬古此目，則萬古此明。故堯舜皆可爲，文王皆可師，真是無可疑者。然人人不能皆堯舜與文，何也？病障之也。目之明也，或爲風邪，或爲炎火，而障翳乘之，非勇

加醫治，則無以撥矇而復明。故曰：若藥弗瞑眩，厥疾弗瘳，指實證也。苟當障翳之目，病苦侵尋，而遂以離婁爲不可希，不幾於誣本體者乎？不察目之有障無障，而輒謂與離婁同體，恐亦非實際學力。善學者須反觀內照，直求本體，果無所障，則亦臨亦保，亦式亦入，方是兢兢業業，純亦不已一派源流，況於有障而忍於自欺自畫乎哉？

或曰：「性固善也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。」信斯言也，則天命之性，不亦污濁乎？曰：以目言之，明固目也，昏亦不可不謂之目。當其昏也，非目之本體矣。或曰：「若是，則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又何別焉？」曰：若是則謂有目明，有目不明，豈知本體者乎？或曰：「目之病少而心之病多，何也？」曰：目之病者，則愚者、不肖者、髦者、悼者，無不竭力求以醫之。心之病也，雖賢知者或忽焉，又奚怪其多乎？

少湖使君振木鐸於吾邦，正望人人之爲離婁也。凡預斯會者，無祝爲泛，無輕爲迂，人人自醫其障，自復其明，則風行草偃，吾邦其有賴乎！

復初書院講章（「學而時習之」一章）

這是《論語》第一章，聖人論學大綱領處。聖人之時，道學著明，祇說一箇「學」字，便知是學以致其道，故他章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漆雕開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曰之，曰斯，人自分明曉得，非後世以記誦辭章爲學，令人無尋頭腦處。聖人之學，何學也？朱子所謂「人性

皆善效先覺之爲，以明善而復其初」是已。元亨利貞，天道之常；仁義禮智，人性之綱。凡此厥初，曷嘗有不善哉？衆人蚩蚩，物欲交蔽，自暴自棄，始流於惡矣。先覺者，能明善以復初者也。效先覺之爲，亦以明善而復其初耳。何謂明善以復其初？曰：當其惻隱之發而不使殘忍蔽之，則明仁之善而復元之初矣；當其羞惡之發而不使貪冒蔽之，則明義之善而復利之初矣；當其辭讓是非之發而不使無耻昏昧蔽之，則明禮智之善而復亨貞之初矣。此所謂「克己復禮」，所謂「明明德」，所謂「致曲」，所謂擴充四端，推而至於堯舜之精一、湯之執中、文之敬止。先聖後聖，其源流一也。

學而曰「時習」，非學之外別有一件習的，學之不已處便是。時之義大矣！以一日言，自子至於亥；以一月言，自朔至於晦；以一年言，自春至於冬；以一生言，自少至於老；皆時也。明善以復初之功，不是一日便了，須接續習去，無時間斷。在昔先民，所以兢兢業業，亦臨亦保者，率是道也。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；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；所謂不可須臾離是已。明善以復其初而無須臾之離，則天命之性全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內省不疚，心廣體胖，其何說如之！

聞諸父師曰：人之目無不說色，有不說者，盲病之也；人之耳無不說聲，有不說者，聾病之也；人之鼻無不說臭，有不說者，塞病之也；人之口無不說味，有不說者，惡寒發熱病之也；人之心無不說理義，有不說者，私欲病之也。故目去其盲，則無不說色矣；耳去其聾，則無不說聲矣；鼻去其塞，則無不說臭矣；口去其惡寒發熱，則無不說味矣；心去其私欲，則無不說理義矣。故曰：「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此欲罷不能，樂以忘憂之旨也。孔之希天，顏之希聖，豈更有一途

轍乎？

所謂「有朋自遠方來」者，以處順言之也。我能明善以復其初，則我爲先覺矣。後覺者又從而效法焉，人人充其惻隱而無弗仁，充其羞惡而無弗義，充其辭讓是非而無弗禮弗智者，是天下同歸於善也。仁者以天下爲一家。一家之子弟，有悖德不才者，必惻然思有以教之。教之而同歸於善，樂孰大焉！程子所謂「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，故可樂」。此「善」字，正從人性皆善，而明善以復其初相接來。

所謂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以處逆言之也，不見是而無悶是也。不見是，則非之也；非之，則訾笑生焉，謗毀興焉，戮辱加焉，皆生於不知也。「不愠」者，非獨不徵於色，不發於聲而已，念慮之微，稍有含怒，便是心已動了。我之明善以復其初，本以盡我之性，初何預於人也？以人之不知而動其中，是爲人而學矣。君子學以爲己，執德弘而信道篤，雖訾笑謗毀戮辱交集，而泰然不以動其中，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之地。文之所以囚羑里而演《易》，孔之所以困匡而弦歌，周公所以四國流言而赤烏凡几也。朱子曰：「譬如吃飯，乃是要自家飽。既飽，何必問外人知不知。」可謂善喻矣。我飽而人以爲饑，何損於飽？我饑而人以爲飽，何益於饑？故毀譽之來，審其饑飽而已。大抵君子之學，只在自家性情上做工夫。故明善之功無時而息，求全吾心說理義之正而已矣。處順而有朋遠來，善足及人矣。吾之說發而爲樂，處逆而人不知，善固在我也。吾之說不改而爲愠，此不怨天，不尤人，聖人之所以獨知於天；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顏子之所以獨爲好學也。後世之學，其諸異乎是矣。

書院告成，以復初爲第一義，故於鼓篋之始，特舉作聖之蘊，以爲二三子告。二三子其反諸身而實行之，務以去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，勿爲舊習所拘，勿爲浮議所惑，日積月累，會有得力處。

庶幾真才輩出，淳風復興，使書院不爲虛器，則吾夙夜之望也。

世俗說「學」字，未有徒騰口說而不措諸行者。如學詩則必哦句詠字，學文則必操觚染翰。至於曲藝，學木工則必操斧持矩，學縫匠則必執剪裁衣。至於學聖人之道，乃坐談口耳，以孝弟忠信數爲辭說，以餌科第，而事父從兄判若不相關，可爲善學乎？嗚呼，均是人也，學詩不過爲詩人，學文不過爲文人，學曲藝不過爲工人，學道則爲賢人、爲聖人，人之欲愛其身者，可不慎所擇乎！程子曰：「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，且做第二等，纔如此說，便是自棄。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等差不同，其自小一也。言學便以道爲志，言人便以聖爲志。」每一讀之，毛髮凜然。願與二三子朝夕勉之！

九邑講語（居天下之廣居」一條）

這是孟子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。以人視禽獸，則人爲貴；以丈夫視婦女，則丈夫爲貴。丈夫而曰大，則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人孰不願之？然欲做大丈夫，不在勢位，只在德性。良知良能，不假外求，這德性慈愛惻怛，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，便是仁，命曰「廣居」；這惻怛中粲然條理，便是禮，命曰「正位」；這惻怛中毅然裁制，便是義，命曰「大道」。這廣居、正位、大道，聖人與凡人共之，只在居與弗居、立與弗立、行與弗行耳。善學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視八荒爲庭闈，視萬古爲朝夕，惻怛慈愛，貫通融液。始於親長，達於州閭族黨，以施於四海九州，舉天下皆在覆幬持載中，更無隔礙，更無堵當，方是居天下之廣居。正位是廣居中正位，大道是廣居中大道，能居廣居，則能由是路出入

是門，非有二項塗轍。其在唐虞，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；其在洙泗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，老老長長，恤孤以絜上下前後左右之矩，這方是明明德於天下。學術正脉，得志者，樂則行之也，與民由之，是教人人居廣居，行大道，立正位；不得志者，憂則違之也，獨行其道，依舊是居廣居，立正位，行大道。富貴不能淫，淫是淫箇甚？貧賤不能移，移是移箇甚？威武不能屈，屈是屈箇甚？所謂素富貴，學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學行乎貧賤；素夷狄患難，學行乎夷狄患難；學術至此，方是頂天立地，不愧不作的大丈夫。戰國之時，聖學不講，方騖於權謀術數、祿位聲勢，而以仁義爲迂遠不合時宜。彼見公孫衍、張儀欺弄列國，張皇威福，慨然羨慕，遂有誠大丈夫之嘆，不知奸術巧慮、諛詞佞容，在聖門直比諸妾婦。廣居數語，若挈日月以照迷途，其息邪距諛，當與闢楊、墨同功。今去孟子幾三千年，其間棄仁蔑義，以淪禽獸、變妾婦，曾何足算？而從事於丈夫之業者，復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訓詁者尚其專，辭章者尚其華，著述者尚其博，其於廣居、正位、大道，得其門而入者，屈指亦寡矣！

某受學於先師，先師大書此章，揭之座右，書院鼎建，嘉興諸師諸士共切磋之。青原、白鷺，山川炳炳，良師帥振頽萃渙而一新之，「聚秀」有樓，「崇正」有堂，「雲章」有閣，「尊德」、「集義」有齋，有號舍，居云廣矣，位云正矣，道云大矣！諸師諸士，其亦思自居其廣居，自立其正位，自行其大道，以無忘其德性之學乎？其亦思兼善而澤加於民，獨善而修身見於世，可富可貧，可貴可賤，可生可殺，而此學不可離乎？陟降詠歌，勿忘勿助，慨然以大丈夫自期許，而不忍失足於妾婦，於以宣聖代化成之文，對當道鼓舞之澤，續前哲忠義之緒，自成自道，幸毋以第一等讓人！世俗相詬詈，日以妾婦，

則艷然怒矣。然禽荒興戒，不御肉食，好德獻規，寧辭同輦，待姆而蹈烈火，守符而赴洪淵，英標峻概，凜凜有烈丈夫之風，而丈夫鬚眉，乃至封閉如蝸，貪婪如蠅，讒譖如鬼蜮，酷烈如封豕長蛇，雖欲比妾婦而不可得。均是人也，胡善利之相懸也？教化有明弗明，學術有端弗端耳。茲欲救士習，敦民風，非敷教典學，別無下手處。嗣是而敦學者，盍相與敬擇之！

廣信講語（雞鳴而起）一章

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善與利之間也。」這是孟子教學者第一關。降衷靈明，孰不思奮於善？而流俗所驅，載胥及溺，故先覺分別趨避關頭，使舉足發軔，若指南車然，冒風雨、歷原隰、重九譯而弗迷。志乎善，則莊敬日強；志乎不善，則安肆日偷。聖門傳授上達下達之幾，正決於此。

雞鳴而起，不是平旦之氣，是指人初醒眠時。孳孳，是專一不分的意思。吉人凶人，其爲善爲惡，精神命脉，皆惟日不足。善字是性善之善，即所謂明命，所謂明德，所謂良知。爲善是顧諟明命，明明德，致良知工夫。纔出於善，便入於利，利字不傳指財利而言，只過不及處要討些便宜，就是利。舜是箇大聖人，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；蹠是箇大盜賊，貽臭萬年，子孫羞以爲祖。其臧否榮辱，天壤懸隔，而界限分明，無他，只在善利之間，此正學脉研幾處。「間」字要體認親切，莫作尋常看過。一視之間，以禮而視是舜，非禮而視便是蹠；一言之間，以禮而言是舜，非禮而言便是蹠。事親、從

兄、從前、先後、辭受、仕止，只是一念操舍之微，中間更無駐足處。譬諸居庸關頭，進此則爲中華，悖此則爲夷貉。古云差之毫釐，言其微也；繆以千里，言其遠也。若論一念操舍，間不容髮，而舜黷相懸，奚啻千里！悲夫，世之憚於希舜而忍於趨蹠也！知賢不與立爲竊，不遜弟、無述而老爲賊，非其有而取之爲盜。曰盜曰賊曰竊，皆蹠之徒也。如使盜蹠而富貴壽考，三尺童子且羞之，而縉紳庠序，顧貿貿焉，豈其靈明不若童子哉？正坐界限不明耳。孟子哀之，大呼以醒醉夢，良工苦心，誰爲瞑眩而瘳者？

先師云亡，浙江爲大會以振微言。己酉，會於冲玄；庚申，復會於懷玉。懷玉高邃，無力者不能往，乃會徽、寧、蘇、湖。廣德同志以聚於廣信，學愚吳子請發明「雞鳴而起」一章，以續喻義喻利之遺韻，因以師友所傳習相與砥礪之。凡我同游，自戒自懼，孳孳無須臾離，以無愧於帝衷。師友以輔仁，詩書以會友，即此是善。若慕其華而弗嚙其實，不免納交要譽，即此是利。其爲舜爲蹠，皆於我自取之。諸君亦知欲知之「知」字未可輕看乎？知至至之，始可與幾；知終終之，始可與存義；知而不至，至而不終，是幾先而義弗集也，與不知者等。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，乃爲知之實，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，則與納罟獲陷阱，均爲不知。是聖門論知之繩墨穀率，而先師致良知脉絡也。諸君其孳孳念之。抑更有請焉。

《易》之訓曰：「利者，義之和。」利自義生者也。乾德之行健，則以美利利天下；坤德之直方大，則不習無不利。故爲子而孝則得乎親，爲臣而忠則得乎君，是以義爲利也。遺親後君，不奪不廢，是以利爲利也。善乎！董子「正義」、「明道」二語，猶傳得聖門學脉。正其義，必有利也，特不謀

耳；明其道，必有功也，特不計耳。張敬夫以無所爲而爲之爲義，正合不謀不計宗派。而世之議者，以道義屬王道，功利屬伯術，是謂道義無功利也。故每嗤儒爲迂，而以機械變詐爲通變宜民之術。異哉！漢家之論制度，直以霸王道雜之。嗚呼，霸王可以雜用，則舜蹠可以並行矣！萬世而下，欲闡大道之要，擴至治之澤，請以「雞鳴而起」一章列諸座隅，以當盤盂！

白鹿聚講四條上蒙泉姜公

一

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，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。溫以療直，栗以療寬，無虐以療剛，而無傲以療簡，具見唐虞醫案。否則，好仁好信，渣滓未融，終不免有蔽。故自易其惡，自至其中，不論病症淺深，舉歸大和，乃是濂溪傳千聖教學正脉。

二

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，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。作德日休，作僞日拙，方見影響不爽。奉身之物，事事整飭，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，不祥莫大焉。故脫去凡近以游高明，不求人知，不求同俗，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。

三

爲善而舜，爲利而蹠，出門跬步，便是萬里程途。今指舜爲師，則蹠然不敢當，以蹠爲歸，又艷然

不肯當。不舜不蹠，中間豈有駐足處？故喻義喻利，剖剝深痼，聽者聳然至於垂泣，乃是象山指出本心，斬截支離葛藤。

四

多聞擇善而從，多見而識，猶在支派上點檢。須是戒慎不睹，恐懼不聞，端本澄源，自聞自見。故裁成天地，輔相萬物，千枝百派，皆從中和流出，乃是學術王霸訣竅。予與二三子登陟名山，景仰先哲，尚夙夜顧諟明命，無負此生。

示諸生九條

一

商可學乎？曰：自公卿至於農工商賈，異業而同學。聞義而徙，不善而改，孳孳講學以修德，何嘗有界限？古之人版築魚鹽，與耕莘齒胄，皆作聖境界。世恒訾商爲利，將公卿盡義耶？苟志於義，何往而非舜？如以利也，何往而非蹠？故善學者易志不易業。作《論學》。

二

商可孝乎？曰：自天子至於庶人，異位而同孝。身體髮膚，不敢毀傷，行道顯親，揚名後世，何嘗有等級？古之人捉襟肘見，納履踵決，與被袵鼓琴，並爲世典刑。俗恒羨勢位爲顯，將寔困爲玷耶？苟盡其道，則陋巷一瓢，游學七年，奚害於愛敬？如其悖也，則一歲至相，萬金積塢，奚免於辟

訾？故善孝者在道，不在物。作《論孝》。

三

東廓子語諸生曰：死生之故微矣。生之言醒也，不聞道術而冥於得失，眊眊乎若醉且夢也。蓋世之宅其生有四，而視人之生亦有三。峻德克明，被四表而格上下，命曰長生；臨淵履冰，以愆天真，命曰葆生；仁義紛華，隨波以靡，命曰浮生；敗禮敗度，若持斧伐枯樹，命曰戕生；蒙休被澤，圖以身贖而弗得也，命曰榮生；毒痛腥聞，蹙然曷喪偕亡也，命曰辱生。聞而悲之，曰：是可以爲善也，惜其未濟也，命曰悼生。二三子其敬擇之！

四

聖學之篇，以一者無欲爲要，是希聖希天，徹上徹下語。罔游於逸，罔淫於樂，不邇聲色，不殖貨利，古聖精一克一工課，猶惻惻勸規如是，吾儕自省何似？而依違逸樂貨色中，不猛洗刷，將無以拔於凡民，安望與千聖同堂、兩儀並位乎？故不從無欲而學，終不足以全歸無極之貞。近謁蓮華墓，宿鬱孤祠，汗背竦髮，思與同志服膺之。

五

因構居室，於此學有儆省。一瓦闕，則爲雨穴；一葦闕，則爲風竇；一磚闕，則爲鼠雀窟。吾輩欲致廣大，卻忽精微，庸德庸言，敢於多少放過。甚懼風雨鼠雀之壞廣居也，書以自箴，遂貽同志。

六

柴桑老仙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，而日月擲人，終曉不靜，此其志將以何聘？必有惻然

而不容己者。吾儕安安而居，于于而來，與此老畢竟殊科，況於發憤如孔，孳孳如孟，又安可同日語乎？歲晏春初，兩會文明，共訂除舊布新之策，幸無虛此佳境！

七

志於富貴，則敗度敗禮，不足以語功名；志於功名，則求可求成，不可以語道德；志於道德，則居廣居，立正位，行大道，達則爲伊、周，窮則爲顏、閔，何嘗無功名？何嘗不富貴？富貴不由於道德，則墮聞醉飽，祇爲妻妾之泣；功名不出於道德，雖一匡功烈，童子且耻稱之。故學者莫先於辯志。

八

學者果有真切求仁之志，則知善必遷，知過必改，雖點檢未及，猶可以無惡。若立志不真，則多少因循，多少容隱，縱強加修飭，終未得爲寡過。故聖學以慎獨爲殷率。

九

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雖貧且賤，福也；弗慈弗孝，弗友弗恭，雖富且貴，禍也。故讓國而逃，夷、齊之福；爭國而得，衛、輒之禍。是以求福有道，勇於爲善；讓禍有術，勇於去惡。

龍華會語

聖門講學，以修德爲命脉，以徙義改不善爲下手實功。吾儕從事於學久矣，若論聞義不徙，不善

不改，茫茫蕩蕩，諸君必不肯當；若論徙義改不善，潔潔淨淨，諸君亦不敢當。然則今日之病症，其在徙不徙、改不改之間乎？

學者不識自家德性，故痛癢漠然，曰憂曰樂，向外馳逐，舉不得其正。義是德性本來安宅，必須搬居，故曰徙；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頭，必須走轉，故曰改。若人拋家捐產，輾轉流離，安得不憂？

德性是天命之性，性字從心從生，這心之生理，精明真純，是發育萬物、峻極於天的根本。戒慎恐懼，養此生理，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，無須與虧損，便是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學聖學者，須從此命脉上學，頂天立地，全生全歸，貧賤患難，何往而不自得？

古人發育峻極，只從三千三百充拓，不是懸空擔當。三千三百，只從戒懼真體流出，不是枝節檢點。

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有中和，壹是皆有位育。中和不在戒懼外，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；位育不在中和外，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。

人倫庶物，日與吾相接，無一刻離得，故庸德之信，庸言之謹，兢業不肯放過，如織絲者，絲絲入筥，無一絲可斷，乃是經綸大經。

庸德庸言之學，愚夫愚婦可以謹、可以信，而在聖人尚以為未盡，連說兩箇不敢字。世之穎爽者，開口說謹信為己能，則誣聖人；其願朴者，縮手以謹信為不可能，則誣愚夫愚婦。

後世通病，在於局量狹而學力粗，粗則不精，狹則不弘。故官職，一貨賄便能眩奪，得一技藝、一事功，便能滿溢。得古之學，明明德於天下，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？發育萬物與天地參，吾儕自省

以爲性分內事否？

明明德於天下，是良知願欲與日月體段同明。致知在格物，是從扶桑歷中天，入於虞淵，無物不照，無照不真，乃是填實這箇體段。

孳孳爲善，是從天命之性不睹不聞真體戒懼，故造次顛沛無須臾離，不緣聞見起滅。擇善而從，此善是聞見中得來，於真體尚隔一層。學者以良知爲主，則聞見皆良知運用；以聞見爲主，則良知隨聞見轉移。分動分靜，不是聖門脉絡。仰觀於天，確然常運矣；俯察於地，隤然常流矣；內省於良知，昭然常虛常靈矣。日入虞淵，未嘗不照；水瀦澄潭，未嘗不流；心遇閒靜，未嘗不知。故慎獨之學通晝夜。日有不照，雲霧翳之；；水有不流，沙石壅之；；吾心有不知其諸雲霧沙石乎？顏氏之子，語之不惰，退省足以發，不肯須臾自翳自壅，故有不善，未嘗不知。吾儕不及顏子，果天乎？人乎？聖門博約之教，群弟子共聞之，而顏子獨嘆其循循善誘。精神命脉，欲罷不能，真陽一脉，迸破群陰，方是徙義改過，潔潔淨淨手段。故曰：「復，其見天地之心。」天地之心，豈容一毫陰慝夾雜得？其曰休、曰獨、曰敦、曰頻、曰迷，非天之降才殊也，能竭不能竭，便是自進自止之機。

良師帥講學於龍華，正欲脫俗習而復帝衷，與人人共之，諸縉紳協於斯，諸英俊聚於斯，諸耆舊童子聽於斯，而適遇長至之慶，是天與人交相也。凡我同游，自求多福，相規相勸，無忘茲良會！

文江罷會，登舟矣，西石王使君連榻舟中，持卷告諸君子共錄切磋之語，曰：「將月爲會，以緝熙於光明。」謹僭書爲乘葦先。

錄諸友聚講語答兩城郡公問學

諸生連榻，晨興叩之曰：「平旦之氣，奚若？」曰：「覺得清明。」曰：「好惡相近，奚若？」曰：「覺得無好惡。」曰：「清明者心也，而無好惡，則有心而無意。清明者知也，而無好惡，則有知而無物。一二三子試思之，果有無意之心、無物之知乎？且有心而無意，則意無所用，其誠有知而無物，則物無所用，其格是四者，工夫常相離也。」時一老友在座，從而決之曰：「平旦之氣，湛然虛明，杲日當空，一物不留。曰一物不留，卻是萬物畢照。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，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。」

濂溪主靜之靜，不對動而言，恐人誤認，故自注云「無欲」。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，常主宰綱維萬化者。在天機，名之曰無聲無臭，故揭「無極」二字；在聖學，名之曰不睹不聞，故揭「無欲」二字。天心無言，而元亨利貞無停機，故百物生；聖心無欲，而仁義中正無停機，故萬物成。知太極本無極，則識天道之妙；知仁義中正而主靜，則識聖學之全。

四時常行，百物常生，而天心無言，萬古寂然。故未發是發的主宰，寂感無時，體用無界。

有天心則有天意，福善禍淫是已；有聖心則有聖意，大公順應是已；有凡心則有凡意，著善掩不善是已。主宰是心，流行是已。主宰之精明是知，流行之所在是物。天人本一道，只有欲，便不能與天一；聖凡本一性，只有欲，便不能與聖一。收視斂聽，果誰收之？果誰斂之？此正是戒懼工夫。白沙先生所謂「去耳目支離之用，全圓融活潑之神」，戒懼便是已發。不睹不聞，真體常中，莫見